

人民日报

近代中国人物轶事系列

袁世凯 字慰亭，号容庵，河南项城人。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。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，辛亥革命后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。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，统一币制；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，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。后来复辟称帝，以失败收场。

1859—
1916

袁世凯 轶事

陈晨◎编



人民日報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世凯轶事 / 陈晨编. --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11.9

ISBN 978-7-5115-0656-6

I. ①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袁世凯(1859~1916)
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6874 号

书 名: 袁世凯轶事
作 者: 陈 晨

出 版 人: 董 伟
责任编辑: 银 河 陈志明
封面设计: 陈淑平 梁 宇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

字 数: 280千字

印 张: 26

印 次: 2011年11月 第1版 2011年11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0656-6

定 价: 48.00元

袁世凯之历史

代序

（民国）姜泣群

今大总统项城袁公为前清河道总督，袁公甲三之侄孙，前侍郎保恒之侄。父保中，江南道员。初以世家子应童试于陈州，其时吴巡抚重熹方守陈州，考列前十名。比院试，督学为善化瞿军机鸿枢，接之。袁公引为大恨。叔父保恒方为天津海关道，往投之，执世家子礼谒李文忠。文忠赏之，畀以事。保恒谒文忠曰：“吾侄斥弛必败事，公可毋用之也。”文忠熟视保恒曰：“尔薄尔侄耶？吾以为是人将来功名事业当百倍尔也。”时庐江吴武壮公长庆方驻师朝鲜，袁公思以武功显，以武壮世交柬谒武壮于汉城。武壮谓：“尔年少，宜先读书。吾幕府多名流，可从问业也。”通州张謇季直、海门周家禄燕生并在军幕，乃告张周，使定其文。张绳之恒苛，袁公不乐，周恒奖借之。及袁公督直隶，延周入幕而与张不通缄札。比袁公力请立宪，张致书与论宪政，盖至是始通款好焉。

袁公既不得以科名进，欲纳粟入官，而无其资。时江督周馥为天津海关道，与其伯交厚，出资为捐同知。盖自候补同知

至直督，不及十年。及督直隶而周馥适为布政使，谒袁公于保定，袁公殊，不半月而周馥山东巡抚之命下，盖袁公力也。

袁公以同知为吴武壮公营务处，领兵于汉城。值朝鲜东学党之乱，时驻朝鲜商务委员为香山陈氏，职务若今之公使，陈氏困于城中，袁公自督师迎之，遥视一少年骑马挟枪护陈氏而出，询之，则前总理唐公绍仪也。唐方为朝鲜关口西人记室，与陈氏同乡，甚密，闻警，故往护之。袁唐互相忻慕，约为兄弟。袁旋充商务委员，邀唐为助者，数年情谊盖极洽矣。

甲午中日之役，袁公尚以道员充商务委员驻朝鲜。朝鲜恃中国，其执政时亲袁公。朝鲜元山产米，日本商民恒至贩米，及朝鲜饥禁米，日人怨之。次年弛禁，日人谓其米商折本十四万元，责偿于朝鲜，至三易公使以争偿，全卒偿十一万元。日本颇致疑于袁公，以为袁实隐持之也。东学党乱起，日人阴助之。袁公时报诸北洋大臣李文忠，亦深倚之。朝鲜来乞援，日人谓袁公实主之，深怨袁。日人屡渡师，袁公迭请兵，文忠乃命叶志超、聂仕成、卫汝贵等相继进兵朝鲜备战，而意实主和议。袁公屡请战，皆不许，乃屡电请归面陈敌情，举唐公绍仪自代，遂归于天津。

中日和议成，文忠罢镇，间居于京师之贤良寺。袁公亦僚无聊，居于京师。时康有为怨甲午之败，力倡变法。袁公以翰林张孝谦之介绍交于康氏，遂大相得与。李盛铎等共倡强学会于京师，李旋与康氏有违，言遽揭参之，乃罢强学会，改官书局，以孙公家鼐督之。袁公旋授浙江温州道，未赴任，而直督王文韶留之练兵，驻小站，旋授直隶按察使，不之任，仍练北洋兵。岁戊戌，光绪锐意变法，信任康有为，迫于那拉后之势不敢登

显之，乃以杨锐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林旭为京卿，入军机处办事，而皆决于康有为。其时谭嗣同倡言：皇上权力太弱，政令不行，以无重兵强将拥护之耳，诸将已贵者求保其位，必皆附太后，莫若择一有才望而位不显者骤贵之，必感激为用。乃议召袁公，林旭谓不如董福祥武人易驱使，嗣同谓福祥骄悍，不足谋大事。康与袁公有旧，称袁公才，乃决召袁公。既至，德宗召见，奖励备至。翊日，即有以待郎侯补充练兵大臣之命。其时守旧诸臣皆怨康变法，密议请垂帘，而御史杨崇伊诣天津告急，荣禄方以那拉内侄出镇北洋。袁公至，即严诘之。当时语秘不传，荣禄即自津至京，以袁公代折代行。荣禄即与那拉定垂帘之议，逮捕康有为。而学士黄绍箕先有所闻，走告康，康乃先遁，而四京卿并被逮，旋戮之。荣禄入长枢府，以裕禄代镇北洋，而袁公遂被命为山东巡抚。

山东当毓贤为巡抚时已有义和拳，袁公禁之，乃渐入于直隶，信者颇众。当己亥时，西后欲废光绪帝，乃先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，虑各国违言，乃使李鸿章示意于各国公使。各国极不谓然，遂止不废。太后乃大恨，端王谋之益亟，乃力言义和团之可用，引大师兄曹某等入官试演。西后信之，遂决排外之议。袁公在东抚任，力陈义和拳不可信，不纳，乃严飭境内不许拳匪入，至境则执戮之。山东全境拳匪绝迹。北乱方炽，袁公乃连合东南各督抚刘坤一、张之洞等共保东南。八国联军据天津、破都城，乘舆西狩而东南安堵者，恃山东为之障蔽，皆袁公力也。李文忠方自粤督调补直督，旋授议和大臣，至京师与各国议和，劬瘁以歿，遗疏力保袁公继直督任，谓环顾海内人才之雄无出袁某右，乞畀以重权。遂授北洋大臣、直

隶总督。时天津为联军占据，乃驻保定。李文忠遗疏力请回銮，保外人无他意，乃决回銮。袁公迎驾于保定。两宫谒西陵，袁公扈从，继扈蹕还京。驾至之日，袁公与岑公春煊双骑夹御辇而驰，以卫驾功加太子少保，仍还保定。

自八国联军占天津后，据都督署，立都统衙门，毁天津城，因城基筑马路，四遍设警察，津民安之。袁公既命唐绍仪与议接收天津，缔条约，遂于壬寅八月交还天津，迎袁公于保定。至则因八国都统之旧治，而廓张之，新政渐繁兴矣。袁公谋国之二大政策，曰练兵，曰兴学。既被练兵大臣之命，设练兵处于京师，袁公遥领之。统四镇，以编修徐世昌充练兵处提调，尽护诸将，王士珍、王英楷、段祺瑞、张怀芝等皆当时镇统也。天津条约“二十里内驻兵不得过三百”，外人怨于庚子之乱，故弱其势，使不易为乱也。袁公乃练兵于马厂、保定，而以旧淮军数千改编巡警队，纯以兵法训练之。兼督办津榆铁路大臣守路警兵，即聂仕成驻芦台之旧部，天津巡警队亦多聂旧部也。遍设小学校，而先立师范学校，并多派速成师范生于日本，归而遍布各校，当时直隶学务遂为行省最。会丁母刘忱乞终丧，不许，给百日治丧于南中，以藩司吴重熹护直督。优旨褒刘氏，刘为其父侧室，盖特典也。既还，任权日益重。荣禄方长枢垣，有大事，必咨袁公。癸卯，荣禄卒。庆亲王奕劻以总理各国事务入领枢府，西后谕令凡事当决诸袁某，遂遥执政权，时论拟之敦王恒温，朝端益侧目矣。

袁公以礼部侍郎张翼当联军至津时擅将开平煤矿售于英人奏参革职，追问，唐绍仪谓之曰：“公治张翼之罪诚当然，张翼卖区区一矿事固甚小，独有迭卖铁路、专牟私利致富千万之

盛宣怀乃热视而无所睹，何也？”袁公本与盛结盟为兄弟，亦稔盛之恶。时贝子载振使英归，员外郎唐文治为撰使英日记并力请建商部，袁公力赞其议。遂立商部，以载振为尚书，盛宣怀方为电政大臣兼督办招商局及商约大臣。会宣怀丁其父忧，袁公遂被命为督办电政大臣督办招商局。吴重熹以侍郎候补帮办电政，杨士琦以商部参议帮办招商局，皆驻沪上，而受命于袁公。盛宣怀被命随同伍廷芳办理商约，廷芳以商部左丞帮办议约也。

仓场侍郎荣庆亦袁公同盟，袁公力言诸荣禄超拜工部尚书，入襄枢府。既而觉其无能，乃援徐世昌、铁良并入枢垣。当回銮，徐方官编修，铁官郎中；比徐补国子监司业超补商部左丞，铁超擢三品京堂，当时士论已谓徐铁必将为军机大臣。盖徐为袁公总角交，铁执弟子礼于袁公，皆当时所最忠于袁者也。及日俄两国以东三省启衅鏖兵于辽阳，中国力弱不能止之，乃割辽河以东为战地，辽河以西严守中立。设防一倚袁公，乃遍布重兵于要隘，颁中立条令关内安堵民忘战事，外人颂之。时英人久窥西藏，进兵踞拉萨，东陲方急，无暇及西陲。及日俄战事定，中旨改唐绍仪三品京堂加副都统銜赴印度议藏约，别授梁敦彦任津海关道。袁公方倚绍仪，不乐其行，请改朝命，而朝意坚，不许。是时瞿鸿禨方长外部，与袁公不睦。太后方倚袁公隐持外交，鸿禨以绍仪实助袁公，乃假藏事去绍仪也。敦彦言于袁公，以国势积弱由朝臣懵于外事，宜选亲贵重臣分赴东西各国考察政治，归而施政始有条理。袁公言诸朝，乃命载泽、徐世昌、戴鸿慈、端方副以绍英分赴东西各国。发于正阳门，炸弹突发于车上，刺客吴樾死，伤绍英并折回。袁公闻变，乃派梁

敦彦、赵秉钧带天津警兵三百至京，鞠察严，得刺客名籍于桐城馆。袁公谓京师当设巡警部以维治安，乃立巡警部，保徐世昌为尚书，赵秉钧以候选道擢侍郎。徐世昌既留内，绍英以伤止不行，改命李盛铎、尚其亨偕载泽、戴鸿慈、端方往。袁公乃倡废科举，约鄂督张之洞连衔奏，上遂罢科举。又奏请外官实缺须先赴日本游历三月方许之任，请立学部授荣庆尚书，以编修严修授侍郎皆从袁公请也。朝议立宪实发诸袁公。五大臣归自海外，议改官制，乃召袁公至京，与庆亲王奕劻、瞿鸿禨、张百熙等集议于西直门外之朗润园，金邦平、张一麟（麀）、吴廷燮等司起草而杨士琦、孙宝琦总其成。时方议采日本制组织内阁，时论谓总理必属袁公。瞿鸿禨方在枢府，深恨之，而谬交欢袁公。铁良方以袁公力陟户部尚书转兵部尚书亦在枢府以改官制大不便，深怨袁。满人据高位者皆力反抗新官制，亲贵沸议，谓袁公将不利于王室，亲贵之助袁公者独载泽，汉大臣独张百熙耳。枢垣中铁良持之急，鹿传霖力不能抗，瞿鸿禨阳相助，徐世昌依违两可而已。都下谤愈甚，旗营谓将尽裁旗饷，官监谓将被汰，皆大愤。群谋击袁公，乃托言北洋重要，不能久离，即日请训出京，时议比之宵遁。新官制奏上，瞿阴主之，乃利用军机大臣不兼部之说，而徐鹿铁皆被汰；复利用《庚子条约》“外务部领以军机大臣”而已，独留枢垣兼外务部尚书，引桂抚林绍年入枢府为之助，大权乃并集于鸿禨；利用兵权集于中央之说首收袁公兵权，又新官制不得兼他差，故袁公所兼领铁路电报等八要政并请开去。奏入，即报可。于是兵权、财权咸归中央，权力大绌与行省督抚同。盖新官制皆定诸袁公，不能自食其言，鸿禨挟以制袁公，故大权一朝削尽也。铁良既

出枢垣，益恨袁公。军饷之支自北洋者，陆军部迫其报销，极挑剔之兼管。诸要政同时并去，无从挹注，益窘迫矣。

鸿机既专权，益思倾奕劻。奕劻觉之，渐向孝钦发鸿机奸，孝钦渐恶鸿机。奕劻欲援袁公入枢廷，鸿机大惧，密召岑春煊入都为拒袁公计。春煊以庚子勤王扈驾西安功，孝钦深感之。疆臣中惟春煊宠遇与袁公敌，袁公亦深畏之。春煊督粤，以粤汉铁路事逮捕籍绅黎国廉，粤人愤怒，唐绍仪方为外务部侍郎，领銜揭参之。绍仪方为奕劻所厚，力言诸奕劻，移春煊督四川。春煊深怨绍仪，并怨袁公。春煊方行抵鄂，得鸿机电，即请入覲。时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卒，春煊至即授邮传部尚书，劾邮传部侍郎朱宝奎而去之，面劾奕劻贪黷。孝钦严责奕劻，将命春煊入枢府。时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新建行省，徐世昌以总督统三省，唐绍仪在邮传部侍郎任屡被劾，且扼于鸿机因求外任，补奉天巡抚；而朱家宝为吉林巡抚，段芝贵以候选道加布政使銜署黑龙江巡抚，皆袁公之旧僚。时论谓非袁党不足得巨官矣。时盛传芝贵以万金购天津女伶杨翠喜献于奕劻之子载振，因得吉抚，御史赵启霖劾载振、芝贵并谓袁公亦为所蒙。朝命醇亲王载灃、大学士孙家鼐查办，以事虚覆，奏免启霖官并罢芝贵撤布政使銜，载振亦乞解尚书任，许之。启霖之劾载振也，或疑春煊嗾使之，奕劻益怨春煊。会粤西乱起，奕劻言两粤重地非知兵重臣不足镇抚，粤，春煊之旧治，宜遣之。乃授两广总督。春煊行过津，袁公厚结之，深谈宵分。春煊自谓材愧袁公也。

孝钦以廷臣屡劾奕劻父子贪污，偶向鸿机言奕劻负我。鸿机归语其妻，妻语其乡人曾广铨之妇，妇告广铨。广铨晤英国公使，道太后厌庆亲王，行将出军机矣。英使夫人入宫便询孝钦：

“庆亲王老成经国，何遽欲易之？”孝钦言无之，因怒鸿机漏言。而英国驻京《时报》访员据以电，英纷传诸报。孝钦谓鸿机告之也，愈怒。奕劻因使学士恽毓鼎劾鸿机唆使言官、交通报馆，立罢鸿机中书。汪康年，鸿机门生也，恒往来鸿机宅，其所办《京报》载朝事颇实，杨翠喜事《京报》首发之。袁公电民政部谓泄露外交，封禁之，罢鸿机。时讳言英报遂移罪《京报》也。鸿机既被逐，林绍年以鸿机所引亦出枢垣。朝命鄂督张之洞与袁公同入政府，而袁公用故事兼外务部尚书，以外务部侍郎汪大燮亲鸿机因出。大燮使英，而梁敦彦方授驻美公使未之任，使代大燮为侍郎。袁公不喜士大夫幕府多吏胥之才，而鸿机颇结海内豪俊，门下郑孝胥、张元济、高凤岐等皆负时望，颇左右舆论。孝胥、凤岐皆事春煊为达情于鸿机，鸿机罢而春煊引病羁沪上。朝旨屡促赴粤任仍不行，遂以病免。

沪道察乃煌承奕劻旨察春煊，适梁启超曾自日本回，沪乃煌乃谬为春煊、启超合影进御，并电告春煊与孝胥在沪交结匪人，密谋革命。孝钦乃大恚，嗣是深恶春煊，终孝钦之世，不复召矣。会英人援《庚子条约》催办苏杭甬铁路，外务部以委诸侍郎汪大燮与英使磋商，当大燮在美使任，授外务部侍郎。英使屡催议，告以候大燮回。大燮，浙人，冀与浙绅易于筹议，及还国磋商久，卒依《津浦铁路借款约》。议将定而浙人拒外债之声大起。当商部初立时，浙人以英约久已逾期，请归商办，商部贸然奏请，奉旨准商办。既立公司，集资兴筑矣。而外务部实未与英人废约，英人屡促开议。至无可再延，遂与订约，浙人反抗极烈。浙路总理汤寿潜坚请废约，请治大燮罪，而英人持之坚。政府无术转圜，乃令邮传部定部借部还之议，由邮

传部借诸英人而别与苏杭甬公司订拨款之约，以英款用诸该路。梁士诒时为铁路局长，实主其事。浙人之攻外务部也，固坚持奉旨商办而意实攻袁公，浙人多亲鸿祖，并借是以击袁，故激争尤烈也。袁公既与张之洞同在枢府，而奕劻偏倚袁公，凡诸要政，袁公先与奕劻定议，奕劻入告行之，之洞欲持异议，恒无及矣。之洞负时望，士论恒右之洞而诋袁公。然之洞见事迟，恒逊袁公敏，特以老辈久任封圻，孝钦亦间采之洞议而权较拙矣。部臣疆寄多出袁门，世之论权势者，亦并称庆袁也。

德宗自戊戌政变后孝钦深恨之，乃置德宗于南海子之瀛台。台在湖中，接以桥，及幽德宗，乃撤其桥，命心腹内监守之。饮食恒不调，德宗益以病自晦。次年孝钦乃居颐和园帝随侍，及还宫，仍居瀛台，居乾清宫恒少。岁戊申一月，孝钦以一跌致疾，久不愈，居南海而帝在瀛台，两宫皆不时召医。及十月中旬，太后病笃，帝屡欲问疾，恒为内监所阻，帝左右皆太后所命，行止不能自主。某医言上实非病，内监厉声叱之。十六日尚召见臣工，十八日某抚进安折犹手批朕安，二十日太后命醇亲王载灃之子溥仪留养宫中，二十日立溥仪为大阿哥，廿一日命载灃为监国摄政王。是日，帝崩于瀛台，中外疑惧。二十二日大阿哥即位而太后崩。两日连遭大丧，海内震动。东南士论更诬及袁公。载灃既摄政，加庆亲王奕劻世袭罔替，袁公与张之洞并加太子太保銜。隆裕太后既不嫌于袁公，张翼旧事醇贤亲王奕劻，其福晋深倚任之，张翼既挟前嫌，益赞袁公于福晋，并告摄政王，欲治袁公罪。乃假足疾，命袁公解军机大臣，以那桐代之；解外务部尚书，以梁敦彦代之。命下之日，中外以为将兴大狱，朝列震动。尚侍督抚中多袁公汲引，至是

咸自危。南北报章，争曝袁公罪状。命下第三日，袁公即出都，归于河南卫辉府之辉县，盖自项城迁辉县已两代矣。摄政王为荣禄婿、德宗异母弟也，感孝钦恩，性又巽懦，不欲翻前案。袁公乃隐于乡，继营大宅于彰德府城外居焉，不入城市，间以诗自娱，尝制渔翁小影，蓑笠持竿，萧然自放焉。

是时载灃庸暗，贝勒载洵、毓朗并好贿，大学士那桐在枢垣，尤以贪佞著。载灃内压于母势，诸人因皆挟之以临载灃，而遂其私。载泽又以隆裕之内亲，怙其权以制裁载灃。载涛以童孩专管军政。于是政出多门，大权操诸权贵，金人争挟诸人为傀儡，假新政为名号，大括民财以入私橐，国库如洗，而腴削无穷。士夫酣嬉，终日争为淫奢，朝政盖极紊矣。奕劻依违禁近，藉以自存，而贪黷如故。载灃本其喜奕劻，洵、涛、泽、朗并思排去之，载灃懦不能断。隆裕与载灃嫌隙日深，奄竖时与构煽，载灃力不能抗隆裕，而载泽遂阴窃大权。每当隆裕、载灃嫌启时，奕劻以宗亲老成调停之，恒籍其转圜，故载灃虽恶奕劻，而不能去；隆裕虽倚载泽，欲易置枢府，而不敢发。奕劻为取容计，恒让载泽侵权，于是授官多出载泽，引盛宣怀为己助。宣怀老奸，有干才，其毕生所营轮、电、路、矿事业。自袁公总大权，宣怀权尽失，假养疴于日本。及袁公退，日谋复权，而奕劻仍扼之不得逞，乃因鄂督瑞澂，力言诸载泽。瑞澂为载泽姊婿，官沪道时，宣怀与之密，至是载泽日援助之。宣怀至，连召见三日，将授邮传部尚书，而载涛力阻之，援徐世昌入枢廷，力荐唐绍仪长邮传。宣怀遂以邮传部侍郎之任。绍仪至一月，以孤立不能行其志，乃借妇歿乞病免。宣怀乘间犖金二十万于载洵，遂补邮传部尚书。

宣怀始至都，载泽引为帮办币制大臣。载泽刚愎寡识而怙权，宣怀利用之，及为尚书，益昵于载泽。度支部思统一财权，而邮传部岁入数千万，恒自为调拨，度支部不得确算。梁士诒为铁路局长，恒拒度支部之干涉，故载泽深恨士诒。宣怀既厄于袁公，又与绍仪有隙，以士诒为绍仪旧人，深怨士诒。及士诒为御史赵熙所劾，时宣怀尚为侍郎，载泽告载澧，命交宣怀查办。无何，转尚书，士诒惧。宣怀阳亲士诒而阴察之，遽覆奏撤士诒局长，以财权奉度支部。粤汉铁路议借外款，当大学士张之洞督办时，已与英、法、德、美、订草约矣，而湘人拒款甚烈。之洞卒，遗疏请并入邮传部。时徐世昌为尚书，鄂人拒款急，举张伯烈至京，哭于邮传部七日，卒模糊批答以去。及宣怀接议，遂与四国定约。清廷方迫于士民之请，伪示立宪，改军机处为内阁，宣怀遂为国务大臣。开阁第一日，即预拟谕旨，以粤汉、川汉铁路收为国有，均撤锁商办。盖恐俟阁议或有异同，不能行其志也。郑孝胥好谈时事，言论极动人，走奉天，以兴筑锦爱铁路之说进于东三省总督，锡良深纳之。孝胥为草奏，请借外债二万万兴办铁路，与鄂督瑞澂连衔。奏上，付外务部度支部议覆。孝胥遂走京师，倡大借外债之论，宣怀深倚之，介于载泽，礼以国士。孝胥日游泽、盛之门，为定铁路国有之策。瑞澂本孝胥故交，力赞其说。端方故督鄂，孝胥旧为幕僚。端方自直督罢后，闲居京师，亲于载泽，遂以端方督办粤汉铁路，而孝胥为之参赞。复虑湘人梗其事，因授孝胥湖南布政，实预为作湘抚地。皆出载泽意，非奕劻所愿也。奕劻旋引余诚格为湘抚，孝胥不乐，乃借议外官制事，充两湖特派员，复归于京师，实仍佐泽盛也。粤汉铁路仅粤、湘、鄂三

省，川汉本不在范围中，四国借款团以川产饶富，路成可获大利，请加，宣怀遽诺之。朝旨既下，川人首起反抗，川路股款存沪，为川人施典章经理，倒款二百余万。勘路办学诸费之已耗者二百余万，宣怀均不承，川人尤不平。川藩王人文方护督，屡请于朝中，旨切责，川人尤愤。赵尔丰本以边防大臣驻巴塘，调署川督，至任尚从士民之请，再达于朝。宣怀请朝旨严责之，端方以督办大臣在鄂，电责尔丰徇庇。尔丰怒，乃禁开会，逮代表邓孝可，囚议长蒲殿俊、罗纶。士民各顶光绪帝之神牌，哭于督署。尔丰命卫队枪击之，毙数十人。士民愤，罢市，土匪乘机起，连陷数郡县。清廷先命端方督队入川，民益恐，乱遂作，继起岑春煊赴川。春煊移檄郡县，戒无暴动，尔丰拒之，春煊不敢行，而鄂难遂作。辛亥八月十八日，鄂督瑞澂捕新军队长彭楚藩等戮之，犹张皇报功。十九日炮队辎重队同变，围攻督署，而瑞澂先遁，统制张彪继逃，变兵乃奉协统黎元洪主军事。报至，枢廷大恐，奕劻请戮瑞澂、张彪以谢天下，载灃不许，乃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师，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战舰先往。瑞澂日伏于楚豫舰中，朝旨仍责瑞澂收复省城，无何而汉阳陷。奕劻请捐前嫌起用袁公，载灃不可，请益力。乃同入宫取隆裕旨，隆裕亦不许。奕劻乃率那桐、徐世昌哭请隆裕，许之，遂命袁公督鄂。袁公以病辞，奕劻命阮忠枢赴彰德劝之，继奉帮办军务之命荫昌行过邳，入访袁公，袁公戒毋轻战。荫昌至军，捷于刘家庙，旋授袁公督师，召荫昌还，以魏光燾代为鄂督。袁请俟召集旧部将佐而后行，起前陆军部侍郎王士珍帮办军务。黎元洪致书镇冰劝降，镇冰不可。无何军舰相继变降于鄂，镇冰与瑞澂逃之九江。清廷命捕瑞澂，瑞澂已

逃之沪。魏光燾以老病辞，命士珍为鄂督。袁公军次孝感，留士珍壁保定。而湘、浙、苏、沪相继独立，各省继之，不一月而东南几尽。

资院政以朝政误于金壬以召大变，请戮宣怀以谢天下。乃罢逐宣怀，复请下罪己诏书，哀痛引咎。议员均不主战，而袁公亦谓朝廷自激民变，不当剿国民。遣使入鄂议息兵，黎公不可，仍劝袁公同举义师北向，袁公亦拒之。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、协统蓝天蔚等先被命援鄂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命拒晋军。绍曾等次滦州，止不行。禄贞军次正定，私赴滦州与绍曾定谋以兵挟京师。绍曾等五将连名上言，列十九条请让权国民，实行立宪，不从则以兵入都。清廷大震惧，奕劻力请从之，乃付资政院议并将十九条宣布之，君权一时削尽矣。据十九条，亲贵均不得握政权，奕劻、载洵、载涛、载泽、善耆、毓朗同时谢政。奕劻力请授袁公政权以支危局，乃命袁公为内阁总理大臣，组织内阁，而以奕劻暂代之。电至沪上，张謇投袂起，曰：“此伪立宪之故态。事急，借以缓攻耳，稍缓必悔之，吾民勿受欺。”士论激昂，电责资政院依附政府欺国民，而沪苏遂告独立。疆吏首倡之者苏抚程德全，继之者东抚孙宝琦也。晋抚陆钟琦为变兵所戕，其子光熙救父亦被戕，全家及难。授禄贞山西巡抚，决于正定之石家庄，突遇刺，携其首遁。粤桂滇黔并告独立；闽独立，总督松寿、将军朴寿死之；赣独立，巡抚冯汝骥死之；皖独立，巡抚朱家宝逃；江宁议独立，提督张勋梗之，统制徐绍桢出防，回兵攻南京，张勋拒之。绍桢败逃于沪，乃举德全率苏浙军攻宁，张勋攫城守久不下。时京师岌岌，官僚迁徙殆尽，隆裕拟偕溥仪走避热河，起锡良于家，命为热河都统，备出狩。

袁公电力阻，卒勿行。朝旨屡促袁公入都，袁公谓《十九信条》：“总理由国民公举”，前命不敢奉诏，乃权由资政院追举，而袁公遂以九月二十二日至组织内阁，张謇、严修、唐绍仪、梁敦彦、萨镇冰、杨度、梁启超均辞。议主款久不就，冯国璋与黄兴战于汉阳，黄兴败走，遂占汉阳，褒功封国璋男爵，王士珍入为陆军大臣，遂以段祺瑞为鄂督。

山东独立非出全军意，袁公乃遣张广建、吴炳湘说之取消独立。张勋扼南京拒守月余，援兵不至，南军益进，而部下有通南军者，南京遂不守，张勋逃之。徐州总督张人骏、将军铁良遁。是时南军失汉阳、北军失南京并在数日间，英国驻汉领事出任调停，介南北言和。唐绍仪建言人心已去，争排满族，欲息兵革，宜让皇位，袁公斥之。绍仪复以载灃庸懦宜令退位，乃讽奕劻使劝载灃自请归藩，隆裕太后许之，命世续徐世昌为太保，护清帝，实仅监护御玺而已。国事一决诸袁公，载灃以旨意颁布之。是时府藏空虚，各国严守中立，不允借债。隆裕太后发内帑数百万济军皆立罄，续发内帑及亲贵输金，仅足支两月。南中诸军云集，饷亦不继，乃各遣使言和。袁公遣唐绍仪为代表，严修、杨士琦、杨度等佐之；南军举伍廷芳代表，温宗尧、王宠惠、王正廷、胡瑛佐之，严修辞不行。初约议和地在汉口，绍仪至汉，廷芳不肯至，要议于沪上，乃折而至沪。南方坚持改建共和政体，袁公力持君主立宪，绍仪久持共和之说，首次开议即言吾本赞成共和，特袁公未同意耳，久之南方意益坚。程德全首言各省光复，当建新政府，非中山不足当巨任，乃合电请孙文归国。时孙文将至沪，绍仪电告袁公，力言不让皇位之危，袁公据以入告，诏召集国会决国体。比孙文至沪，

群谋举临时大总统，时各省人士之在沪者各指定代表开选举，孙文遂以十七票被选为临时大总统，入南京，建新政府。绍仪与廷芳议定四条，各签约。电达袁公，袁公以大背己意电撤绍仪代表，与廷芳直接电商，廷芳将初约坚不允改议。梁士诒在袁公募力主共和，绍仪日与士诒电商，以告廷芳。北方诸将初极激昂思战，冯国璋已自汉阳入统禁卫军，段祺瑞代国璋与鄂军相持于汉阳，借款既不成，饷益绌，祺瑞首赞成共和，约北中诸将连名请建共和政体，遂提议优待皇室条件，决于众，清帝亦诏逊位。于是共和告成，更举公继孙为总统。

（《朝野新谭·甲编》）